



☒袁宏道の《瓶史》中☒花的品☒

メタデータ	言語: eng 出版者: 公開日: 2010-06-22 キーワード (Ja): キーワード (En): 作成者: 顧, 春芳 メールアドレス: 所属:
URL	https://doi.org/10.24729/00005937

论袁宏道的《瓶史》中对花的品评

顾春芳

袁宏道¹的《瓶史》²是一部关于花的小品。有明一代，文人中爱写花的可谓多也，因此有了不少花的小品，这些小品中在对花的品评上出现了一种前代所未曾有的倾向，这就是对那些曾不被文人视为“清雅之趣”的“艳媚之花”，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。但在现在可以看到的花小品中，除了袁宏道的《瓶史》之外，可以说这些小品中的有关这方面的观点都是散在的，即作者并没有开展这方面的论述。而袁宏道则不同，他在《瓶史》中对花作了总体上的品评，确定了那些“艳媚之花”的地位，把它们纳入了文人“雅趣”之中。在《瓶史》中，作者所写之花，都各有性格，其中所蕴涵的以艳为美和以娇媚为美的审美观可以说是一目了然。

在这一章里主要就袁宏道的《瓶史》中对花的品评来展开论述。我们先来看其中的“花目”条：

燕京天气严寒，南中名花都不至，即有至者，率为巨铛大碗所有。儒生寒士，无因得发其幕。不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。夫取花如取友，山林奇逸之士，族迷于鹿豕，身蔽于丰草，吾虽欲友之而不可得。是故通邑大都之间，时流所共标共目，而指为隗士者，吾亦欲友之，取其近而易致也。余于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，入春为梅、为海棠，夏为牡丹、为芍药、为石榴，秋为木樨、为莲菊、冬为腊梅。一室之内，荀香荷粉、迭为宾客。取之虽近，终不敢滥及凡卉，就使乏花，宁贮竹柏数枝以充之。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岂可使市井庸儿，溷入贤社，貽皇甫氏充隐之嗤哉。

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宏道对花的取舍是有其标准的，他认为“取花如取友”，隐居在深山的“奇逸之士”，“虽欲友之而不可得”。因此那些在“通邑大都”的被“指为隗士者”，他也“欲友之”，是“取其近而易致也”。而取花也是如此，只是“取之虽近，终不敢滥及凡卉”，即没有品格的花，他是决不取的，即使没有花，他宁可用几枝竹柏来插花。那么这些在他看来有品格的是哪些花呢？梅、海棠、牡丹、芍药、石榴、木樨、莲菊、腊梅都在其中。海棠、牡丹、芍药、石榴、木樨都入选了。

再看宏道的“品第”条，就在更大程度上知道他对海棠、牡丹、芍药、石榴、木

樨等花的偏爱。虽说他原来的意图只是不愿“使倾城与众姬同辈，吉士与凡才并驾”，但“众姬”与“凡才”也是他所爱的，而且“凡才”的品格可并不凡。他写道：

梅以重叶绿萼玉蝶百叶缃梅为上，海棠以西府紫锦为上，牡丹以黄楼子绿蝴蝶西瓜瓢，大红舞青猊为上，芍药以冠群芳御衣黄宝妆成为上，榴花深红重台为上，莲花碧台锦边为上，木樨球子早黄为上，茵以诸色鹤翎西施剪绒为上，腊梅馨口香为上。诸花皆名品，寒士斋中，理不得悉致。而余独叙此数种者，要以判断群菲，不欲使常闺艳质，杂诸奇卉之间耳。夫一字之褒，荣于华袞，今以蕊宫殿之董狐，定华林之春秋，安得不严且慎哉。孔子曰：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

在这里值得引起注意有三点，一是他肯定了这些花都是名品。二是他特别强调了自己为何只叙述这几种的理由，即“要以判断群菲，不欲使常闺艳质，杂诸奇卉之间耳”。换句话说就是他所举的花不是一般的艳丽，而是奇艳。三是他的品评是既严格又慎重。因为“一字之褒，荣于华袞”，因此可以说他的品评相对而言也是很公正的。

而在他的“洗沐”条中，也对这些娇媚之花给予了特别的审美关照。因京师风沙大“每一吹号，飞埃寸余。瓶君之困辱，此为最剧。故花须经日一沐”。

浴之法，用泉甘而清者，细微浇注，如微雨解醒，清露润甲。不可以手触花，及指尖直别，亦不可付之庸奴猥婢。浴梅宜隐士，浴海棠宜韵客，浴牡丹芍药宜靓妆妙女，浴榴宜艳色婢，浴木樨宜清惠儿，浴莲宜娇媚妾，浴菊宜好古而奇者，浴腊梅宜清瘦僧。

在他看来，花只有在这样的沐浴之下才能“神彩自发，花之性命可延，宁独滋其光润也哉”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标格既称”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浴花的人因花而异，花只有在与它品格相称的人的沐浴下才会开得更加鲜艳夺目。那么和海棠、牡丹芍药、榴、木樨、和莲相称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们分别是韵客、靓妆妙女、艳色婢、清惠儿和娇媚妾。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宏道已经把艳丽和娇媚当作一种美，一种高雅的情趣来强调。艳丽娇媚与清雅淡泊显然是不同质的东西，而且艳丽和娇媚在世人的看来自有一种邪气，它会扰乱人们的心神而做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。但宏道并没有按照世俗之见而由此贬低它们，相反将它们的位置与清远之致等同起来。即喜欢艳丽和娇媚的也可称得上是“雅士”。

再看“使令”条，在这里，宏道做的是将那些“山花草卉”也拉了进来。它们虽说不能成为唱主角的奇花异卉，但可以作为配角。于是就有了“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为婢，海棠以萍婆林檎丁香为婢”，“芍药以莺粟蜀葵为婢”，“菊以黄白山茶秋海棠为婢，腊梅以水仙为婢”。且对“诸婢姿态”，宏道也都作了形象地描述，如“水仙神骨清绝，织女之梁玉清也”，“林檎萍婆，姿媚可人，潘生之解愁也。莺粟蜀葵，妍于篱落，司空图之鸾台也。”“黄白茶韵胜其姿，郭冠军之春风也。丁香瘦，玉簪寒，秋海棠娇，然有酸态，郑康成崔秀才之侍儿也”等等。他认为这些“山花草卉”也有“浓

淡雅俗”，她们“弄烟惹雨”，也是不可少的，且“皆有名于世”。在这里还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的就是他赋予了花以性格，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品评的方法，使花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。

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宏道在对花的取舍上是有其准则的，在“品第”条中，又可以看到他对花作品评时的态度是既严格又慎重。在“洗沐”和“使令”条中，他对好多种花都做了品评，而且从表面上看来，在品评中他似乎尽量避免褒贬，而只是做了客观的评价，抱着一种孰是孰非，自有世人评说的态度。可实际上由于沐花人的品格，所沐之花的品第也就不言自明，从而确立了它们的地位。如为梅、海棠、牡丹芍药、榴、木樨沐浴的隐士、韵客、靓妆妙女、艳色婢、清惠儿、娇媚妾都有所沐之花的性情，他们的品格也与所沐之花不相上下。而为花的使婢之花也同样如此，并没有因为是婢而品格低下，如宏道称“水仙神骨清绝”，“林檎萍婆，姿媚可人”，“黄白茶韵胜其姿”，虽然这些做使婢的花也有缺点，如“丁香瘦，玉簪寒，秋海棠娇，然有酸态”，但它们也有善解人意的一面。而且由于这些花有了性格，人们在心理上就有一种零距离的感觉，这样在赏鉴时就可以深入其境。

纵观以上宏道对花的品评，虽说手法变化多端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即其主旨是一个，就是给那些艳丽娇媚之花一个名份，让它们也能登上大雅之堂，即成为文人的“清雅之趣”中的审美对象。

二

在这一章里再来看看产生在与《瓶史》差不多时期的文人的花小品。也主要就其中审美情趣的变化来展开论述。

以上我们指出了袁宏道在他的《瓶史》中对艳丽娇媚之花作出了评价，并将它们引入文人雅士的审美关照之中，但有一点是不能疏忽的，即这并不是宏道的独创，因为当时在他的周围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环境，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花小品中已有了这种倾向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花小品。

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屠隆³的《考盘余事》⁴。其中的《盆玩笺》的“拟花荣辱”条中的“花之荣”中有“铜瓶插玩，纸帐藏春，珍禽嘈杂，孤鹤步影，名园潇洒，高斋清供”，作者以为这是赏花时的清雅之境，花与之为邻，以之为荫，自有一种清趣。而“把酒倾欢，娇歌艳赏，嘉客品题，主人韞籍”则又是一种情趣，在花下饮酒尽欢，让有才的歌女娇声唱着歌给花助兴，嘉客品评着花，主人的神态则显得含蓄和韵味深长。而这里的花恐怕就不是松竹梅兰了吧，适合“娇歌艳赏”的对象应是艳丽娇媚之花。而“林间吹笛，膝上横琴，石枰下棋，扫雪煎茶”才适合幽兰和翠竹。文人们在林间对着花吹笛，在膝上横着琴，幽雅的笛声和琴声使兰和梅开得更更有韵味。他们在石枰

下棋，花则在旁边领略这种高雅的情趣，并因之受感染而开得幽雅高洁。下雪天则扫雪煎茶将瓶花放在室内，文人们品着清香的茶，欣赏着花和雪景。在这里屠隆所说的情趣有雅俗之分，但他并没有加以褒贬，也没有厚此薄彼，也就是说一直被视为俗的艳丽娇媚也是一种美，它与高雅的情趣有同等的地位。换句话说，这些都是文人的雅趣。

再看“盆花”条中的他对花的品评：

他如春之芳兰，夏之夜合黄香萱，秋之黄密矮菊，冬之短叶水仙，美人蕉，佑以灵芝，盛诸古盆，傍立小巧奇石一块，架以珠几，清标雅质，疏朗不繁，玉立亭亭，俨若隐人君子，清素逼人，相对啜天池茗，吟本色诗，大快人间障眼。

其中的矮菊、水仙、美人蕉都入了盆景，而这一景所表现的也是当时的文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生活，即在山林竹花中相对而坐，品茶吟诗。可见矮菊、水仙、美人蕉也有其地位，它们既可造“清雅之境”，自然也可成为“清雅之趣”中的审美对象了。

其次应该注意到的是顾起元⁵的关于这方面的见解。他的《客座赘语》中有《花木二十二则》⁶，其中谈到南都人家：

园亭花木之品，多者如桃，，则有绯桃、浅绯桃、白桃。又扬州桃花，如碧桃而叶多，又有盒儿桃，以其结实，核匾如盒也。又有十月桃、油桃、麝香桃，皆可种。李惟白花一色，而紫李与黄李异。梅自玉蝶、绿萼外，有深红浅红梅、白梅，又蜡梅以花大而香为第一，磬口者是；其次则紫檀心而瓣团厚者。又一种小花，瓣尖色澹，香殊劣，名为狗蝇，品最下矣。碧桃有深红者、粉红者、白者，而粉红之娇艳，尤为夔绝。海棠六种，第一为西府，第二为垂丝，第三为铁梗，第四为毛叶，第五为木瓜，第六为秋海棠。西府则天姿国色，绝世无双；垂丝则缥缈轻扬，风流自赏；铁梗有深红、浅红、蜜合、纯白四色，挺拔韶秀。毛叶果称富艳，木瓜独吐奇芬。至秋海棠翠盖红妆，吟风泣露，阶旁檐下，尤倍生怜。总之，海棠无凡格也。

可见在作者看来桃、李与梅的品格是不相上下，倒是梅中也有品格低下的“狗蝇”。作者对海棠是情有独钟，原因是以其无凡格。

再有几案上所置放的盆景，他也提到了，其中也出现了“天目松、璎珞松、海棠、碧桃、黄杨、石竹、潇湘竹、水冬青、水仙、小芭蕉、枸杞、银杏”等花木。除了盆景本身需要多种多样的花木组合而成的特性之外，还是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些并不属于文人雅趣的花木的重视。

至于庭畔阶砌、篱落藩援之上的花木，作者也自有主见。在他看来，虞美人、罌粟、石竹、翦红罗、秋牡丹、玉芙蓉、蛱蝶花、鸳鸯菊、秋海棠、矮金鸡冠、金凤花、雁来红、雁来黄、十样锦、凤尾草、翠云草、脚线柳、金丝荷叶、玉簪花、虎须草应在庭畔阶砌。而黄蔷薇、粉团花、紫心白末香、酴醾、玉堂春、十姊妹、黄末香、月

月红、素馨、牵牛、蒲桃、枸杞、西番莲之类，则应在篱落藩援之上摇风漏月。在这里雅靚和绵丽都是一种美，一种情趣。在这里，有的花草并无品格，但它们的芬菲娇艳、婀娜多姿也不逊色，可以明显地看出，作者已把这些花草也纳入了文人的高雅情趣之中了。

还有应该提到的是张岱⁷，他在《陶庵梦忆》中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表现他对花的品评。

在卷八中写了一介文人范与兰，那是个爱花如命的君子，他所喜爱的盆池小景中“有豆板黄杨，枝干苍古奇妙”。⁸这里是通过写别人爱花来品评花，可见范与兰所钟爱之花木，已不再是局限于以前的定格了。

《陶庵梦忆》中还注重写书斋周围的花，以这些花来突出主人所具有的清趣和雅趣。如卷二中的《梅花书屋》写：

前后空地，后墙坛其趾，西瓜瓢大牡丹三株，花出墙上，岁满三百余朵。坛前西府二树，花时积三尺香雪。前四壁稍高，对面砌石台，插太湖石数峰。西溪梅骨古劲，滇茶数茎，妩媚其傍。梅根种西番莲，缠绕如纓络。窗外竹棚，密宝裹盖之。阶下翠草深三尺，秋海棠疏杂入。

在这里可以看到张岱对书斋周围的花是相当重视的，他所喜欢的是牡丹、梅花、西番莲和秋海棠。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意愿，古劲的梅骨要有妩媚的滇茶依偎在它的旁边，要不然就太枯淡了；而秋海棠则要疏疏地杂在翠草之中，方显得寂静之中又有喧闹，形成一种对比。在这里雅与静不再是唯一的趣了，靚与闹也是一种趣。

卷二还有一则《不二斋》，其中写道：

夏日，建兰、茉莉，芴泽浸人，沁入衣裾。重阳前后，移菊北窗下，菊盆五层，高下列之，颜色空明，天光晶映，如沉秋水。冬则梧叶落，蜡梅开，暖日晒窗，红炉氤氲。以昆山石种水仙，列阶趾。春时，四壁下皆山兰，槛前芍药半亩，多有异本。

在这里作者写了书斋周围四季的花，夏是建兰、茉莉，秋是菊，冬是蜡梅、水仙，春是山兰、芍药。茉莉、水仙和芍药也在其中，可见作者对它们的评价是不错的。

《陶庵梦忆》中还有专写牡丹、芍药和菊花的《天台牡丹》、《一尺雪》和《菊海》，足可见作者对这些花的爱。

因此可以说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中尽管没有明确地指出哪些花的品格高尚，但仅从他对这些花的描写来看，可以说他已把这些花视为文人的雅趣中的一部分了。

再想提及的是谢肇淛⁹，他在《五杂俎》¹⁰中就写自己“生平看花极乐境界”，只有两次，而一次是牡丹，一次是菊。看牡丹时，是“一望云锦，五色夺目”，看菊时是“虽在画栏朱拱之内，萧然有东篱南山之致”。一个是极写其繁华，一个则突出其清远淡泊。但它们在作者心中的地位，却是同等的。

还有田艺衡¹¹，在他的《留青日札》¹²中有《惜花人》

甲子春，三月六日，香宇蔷薇十二屏花开甚盛。黄昏风雨大作，无策蔽复，勉强就枕。子铉趣田子起，曰：“争忍落莫耶，亟宜秉烛往探平安也。”至则红愁绿惨，俯首垂泣，若诉若怨，不忍相见者。……遂口占一篇，用慰花神。

在这里可以看到，作者所惜之花乃是蔷薇，文人的审美情趣之改观，在此也可见一斑。

还有冯汝弼¹³的《佑山杂说》中有《种莲》一文，是这样描写他自己所种之莲的：

余始见青钱贴水，继而翠盖擎珠，终则红妆烂然，清香袭人，可彻肌骨。举酒临风，真若水宫仙子，含馨佩芳，争妍竞秀，环侍左右也。¹⁴

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不仅写了莲的状和香味，还将莲比作“水宫仙子”，当他在池塘边上把酒临风时，这些莲花犹如仙女，“含馨佩芳，争妍竞秀”，环侍在他的左右。由此可见他对莲的评价可以说是很高的，而其境之幽雅，也足以称得上是“雅趣”了。

从上述的例中可以看到这些文人在对花的品评上已经有所改变，他们把那些以前被文人们视为“俗趣”的花木都作为自己的观赏对象，并给予了它们很高的评价。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无形之中，已把“艳丽娇媚”的花也纳入在文人的“清趣”和“雅趣”中。这也是这一时代的一股潮流，它虽然不是那么汹涌澎湃，但却如一条清彻的小溪，甜美的溪水随着那涓涓细流在文人的中间流淌，来影响当时和后世。由此可见袁宏道的《瓶史》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，也可以说《瓶史》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吧。

三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袁宏道的《瓶史》出现的之前或是之后，文人对花的品评的倾向中，“艳媚之花”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地位。而且不管这些文人是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，事实上他们都在花的小品中将这些被看作“俗趣”的花木归到了“清趣”和“雅趣”之中。但在这些花小品中，作者的这些观点都是散在的，零碎的。如屠隆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写的赏花时的环境中，顾起元的观点则在他对庭园中的花木和盆景的花木作的品评中，谢肇淛的观点则在他的看花感受中，而田艺衡的观点则在他的护花活动中，冯汝弼则置身于莲花之中来表现他的情趣。张岱虽说从多方面来表现，如写书斋周围的花，写范于兰的爱花等等，但还是显得零零星星，而且也没有展开论述。而袁宏道的《瓶史》则不同，可以说《瓶史》是对当时的这一现象的汇总，而且不仅仅限于此，更为重要的是袁宏道在《瓶史》中展开了论述，袁宏道从对花的取舍开始，对花作品评；又在“品第”条中，表明了自己品评时的态度；在“洗沐”条中又为花配备了沐浴之人，以定花之品格；在“使令”条又为花搭配使婢，这些使

婢也是花，只是它们是一些所谓的“俗花”。通过这些搭配及论述，确定了“艳丽娇媚”的“俗花”的地位，它们被正式地归入了“清趣”和“雅趣”之中。而在对花的赏鉴上，以艳为美和以娇媚为美的审美观至此也被正式确立。

至此我们可以说在明代，文人在对花的品格的评价上有了一定的改观，但真正将“艳丽娇媚”之花归入文人的“清雅之趣”的是袁宏道的《瓶史》。

而袁宏道在《瓶史》中为花品第时所运用的多变的手法，形象化的比拟，都使这些审美对象具有了无穷尽的韵味。陆云龙曾赞袁宏道的小品“韵欲其远，致欲其逸，意欲其妍”。¹⁵用在《瓶史》上也是很恰当的，这也是《瓶史》能高出于其他花小品的原因之一吧。可以这么说，在袁宏道的《瓶史》之后，又有很多文人写了花小品，但在这方面都没能超越《瓶史》。这些变化多端的手法，独具一格的比拟，也是《瓶史》的魅力所在。这也使我们可以感觉到《瓶史》在中国的文学史和花道史上是有着其重要的地位的。

¹ 袁宏道（1568-1610）明代文学家。字中郎，号石公。湖广公安（现属湖北）人。万历年间进士，官至吏部郎中。与兄宗道、弟中道并称三袁，为“公安派”的创始者。在三袁中宏道的成就最大。其思想受李贽的影响较深，重视小说和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；于诗文不满前后七子模拟、复古的主张，强调抒写“性灵”。其作品真率自然，内容则多写闲情逸志。有《袁中郎全集》。袁宏道的斋号“花瓶斋”。

² 《瓶史》。《袁中郎全集》中的一部随笔形式的专写花的书。以下出自《瓶史》的引文均不另注。

³ 屠隆（1542-1605）字长卿、纬真，号赤水，鸿苞居士，明鄞县人。万历进士。有异才，落笔千言立就。曾任青浦知县，常招名士纵情诗酒，游山玩水而不废吏事。后迁礼部主事，罢归，生活困顿，以卖文为生而终。有《鸿苞集》、《白榆集》、《由拳集》、《清言》、《续清言》、《考盘余事》等。

⁴ 屠隆《考盘余事》。“盆玩笺”由“盆花”、“瓶花”和“拟花荣辱”三个部分组成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所收。（中华书局，1985年）。以下出自《考盘余事》的引文均不另注。

⁵ 顾起元（1565-1628），字太初。江宁（南京）人。万历戊戌进士，官至吏部左侍郎，兼翰林院侍读学士。所著甚富。有《说略》、《客坐赘语》。

⁶ 顾起元《客坐赘语》。以下出自《客坐赘语》的引文均不另注。

⁷ 张岱（1597-1679）字宗子，号陶庵、蝶庵、天孙，明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诸生，明亡，“无所归止，披发入山”，穷困以终。其《陶庵梦忆》、《西湖寻梦》均为小品，题材广泛，无所不记，取诸家之长，集晚明小品之大成。有《柳塘文集》。

⁸ 张岱《陶庵梦忆》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所收。（中华书局，1985年）。以下出自《陶庵梦忆》的引文均不另注。

⁹ 谢肇淛，字在杭，福建长乐人，明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进士。官至广西右布政使。他的诗于当时为闽派之眉目，有《下菰集》、《銜江集》、《居东集》。笔记、杂著有《五杂俎》、

《滇略》等。

¹⁰ 谢肇淛《五杂俎》。以下出自《五杂俎》的引文均不另注。

¹¹ 田艺衡（生卒年不详。约明穆宗隆庆中在世。）字子艺，钱塘人。多闻好奇，著述宏富，世以比之杨慎。为人高旷磊落，至老愈豪，朱衣白发，斗酒百篇，人疑为谪仙。有《大明同文集》、《田子艺集》、《煮泉小品》、《留青日札》等。

¹² 以下引文出自田艺衡《留青日札摘抄》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所收。（中华书局，1985年）。

¹³ 冯汝弼，字惟良，平湖人。生卒年不详，嘉靖二十四年（1543）前后在世。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进士，历官工科给事中。有《佑山文集》十卷，诗集四卷，又有杂记《佑山杂说》。

¹⁴ 以上的引文出自明冯汝弼《佑山杂说》。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所收。（中华书局，1985年）。

¹⁵ 陆云龙《叙袁中郎先生小品》。